

譯文叢刊

著 基爾高·聯
譯 龍

回憶安德烈葉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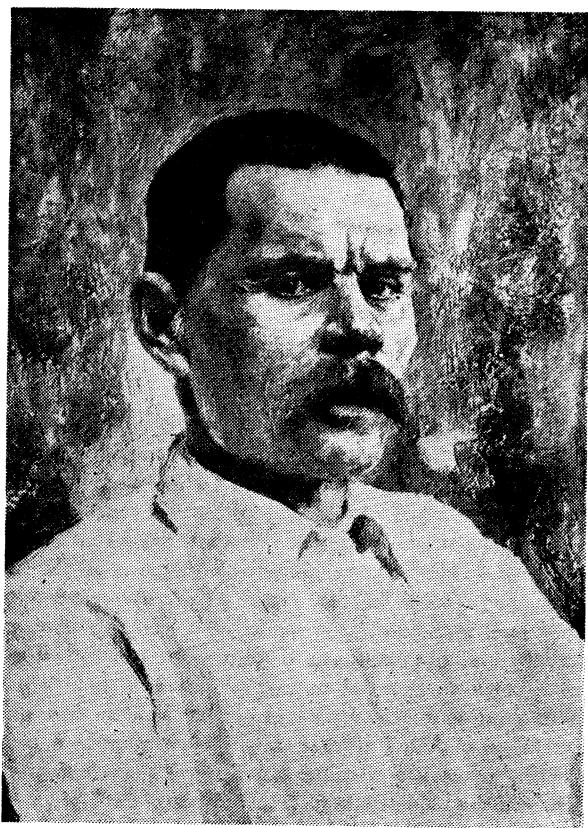


東北人民大學圖書館

出版社

這在當時是一種新形式的文學作品。高爾基用一管同情的、而又鋒利的筆描繪了他的朋友安德列葉夫的面貌。安德列葉夫，「七個絞決犯」的作者，他的生涯和作品中帶着不少的神祕味。可是高爾基懷着友情又抱着正義感用不同的各個時期中的個人印象忠實地表現出一個絕世天才的整個靈魂來。這本不尋常的小書有着感人的力量，又有教育的意義。





М. Персун

新 譯 文 叢 刊

回 憶 安 德 列 葉 夫

蘇 聯 · 高 爾 基 著 汝 龍 譯



平 明 出 版 社 刊 行

• 1 9 4 9 •

封面：安德列葉夫的畫像

回憶安德列葉夫

本篇譯自倫敦 William Heinemann 公司出版的回憶安德列葉夫精裝英譯本，一九二二年出版，計一八頁。英譯本只印一版，限印七百五十冊，中譯文所根據的那一冊，篇首標明是第五百四十二冊。英譯者是 Katherine Mansfield 和 S. S. Kotliansky，是經高爾基本人授權由原文譯成英文的。——中譯者。

一八九八年秋天，我在莫斯科出版的郵報上看到一篇小說，名叫貝爾加莫特和嘉拉斯卡——一篇普通常見的那類復活節故事。故事是寫來打動那些過復活節的讀者的，叫讀者再溫習一遍：人類遇到某種時候，在某種特別情形下，仍舊能够生出寬宏大量的感情來，有時冤家會變成朋友——哪怕只變短短的一忽兒，哪怕只變一天，也總算是變了一變。

自從果戈理寫過外套以後，俄羅斯的作家大概寫過好幾百篇，甚至好幾千篇那類纏綿動人的故事；那些小說像蒲公英一樣夾在純正的俄羅斯文學的優美花朵中間，本意在於照亮僵硬而有病的俄羅斯人民所過的告化子樣的生活。

可是那故事朝我吹來一股天才的強風，使我多多少少聯想到波米亞洛夫斯基。①從那篇小說的字裏行間，人又感到作者雖然懷疑現實，卻隱忍着，光是狡猾的暗笑；那種暗笑很容易叫人樂於接受復活節文學和聖誕節文學中所免不了的、牽強的感傷意味。我給作者寫去一封短信，講到他那篇小說；我接到安德列葉夫寄來一封有趣的回信；他用古怪的筆法，摹倣印刷字體，寫了些逗笑的、稀奇古怪的話，其中特別惹人注目的是一句意義閃爍的，然而含着懷疑的警句：

『對於喫得飽飽的人，發點慷慨心，就跟飯後喝咖啡一樣的爽快。』

我和遼尼德·尼古拉葉維奇·安德列葉夫 (Leonid Nicolaievitch Andreyev) 的結交就照這樣開始了。那年夏天，我又讀到他用記者筆名傑姆斯·林奇所寫的幾個短篇小說和輕鬆的作品，發現那新作家的獨特天才迅速而勇猛的發展着。

① 當時我的感想跟我現在所寫的，恐怕迥然不同，可是我沒興致去追究我的舊思想了——作者。

② Pomyalovsky (1835—1863) 俄羅斯小說家——中譯者。

那年秋天我上克里米亞去，在莫斯科的庫爾斯克火車站，有人介紹我們兩人見面。看樣子，他活像一個烏克蘭劇團的青年演員，他身上穿一件舊大衣，頭戴一頂破羊皮帽，斜扣在一邊。他那英俊的臉，照我看來，不很靈俐，可是在他那黑眼睛的堅定目光裏閃着一點笑意；正是那點笑意很愉快的照亮了他的短篇小說和輕鬆的文章。我記不得他說了些甚麼話，總之那些話很特別，他講起話來那種興奮的樣子也很特別。他講話匆匆忙忙，聲音發悶發噎，時不時的咳嗽一聲，聲音又小又脆，他講得太快，有時弄得有點喘不過氣來，他一味揮舞他的手，彷彿在指揮一個樂隊似的。我覺得他是個健康的、靈活的、快活的人，能够哈哈一笑來打發這世界的愁苦。他的興奮是可愛的。

『我們來交個朋友吧！』他說，握握我的手。
我也快活興奮。

● 俄羅斯南部的半島——中譯者。

● 現在是俄羅斯西南方的一個共和國——中譯者。

空白页

那年冬天，我從克里米亞到日尼●去，在莫斯科停留下來，在那兒我們的關係很快的成了密切的友誼。

看見他跟現實少有接觸，而且對現實簡直不大關心——我就越發奇怪他的直覺怎麼會那麼厲害，他的想像怎麼會那麼豐富，他的幻想怎麼會那麼深刻。只要一句話，有時甚至只要一個警闕的字，就足以觸動他的靈感，他抓住別人隨隨便便的一句話，立刻把它發展成一個畫面，一段軼事，一個典型，一篇小說。

● 城名，在俄羅斯中部，現改稱高爾基城——中譯者。

『S是怎樣一個人？』他問到當時相當著名的一個作家。

『一隻皮貨店裏的老虎，』我回答。

他笑了，而且壓低喉嚨，彷彿講一件祕密事情似的，匆匆忙忙的說：

『你知道，我得描寫這樣一個人：他自以為是個英雄，威風凜凜，能够毀滅天下的萬物，連他自己都覺得可怕——對了！大家都相信他——他把他自己欺騙得真够瞧的。可是在他自己的窩裏啊——在現實的生活中啊——他只不過是個沒用的可憐蟲罷了，怕自己的老婆，甚至怕自己的貓呢。』

就這樣，繞着他那柔韌的思想的軸，吐露出滔滔不絕的話語，他永遠方便而輕鬆的創造出意外的、奇特的東西來。

他的一隻手的手掌曾經給鎗彈打穿過，至今他的手指彎曲着；我問他那是怎麼回事。

『無非是青年時期的浪漫主義的成績罷了，』他回答。『你明白，一個沒打算自殺

過的人，是很不中用的廢物。」

於是他在長椅上坐下來，挨近我，有聲有色的講到他少年時候怎樣躺在一系列貨車底下，可是幸好躺在兩排鐵軌中間，火車在他上面開過去，只弄得他昏過去罷了。

故事有點含混，不真實，可是他補充了一段生動得驚人的描寫，講到幾百噸重的貨車，夾着鞭鞭的車聲，滾過去時，人躺在底下有甚麼樣的感覺。那種感覺我是熟悉的：十歲上下的時候，我也常躺在火車底下，跟我的同伴比賽誰的胆子大；有一個同伴是搬道夫的兒子，比賽起來，顯得特別冷靜。那種遊戲差不多可以說是很安全的，只要火車頭的鍋爐够高，火車不是在下山，而是在上山，那就不妨，因為那樣一來，火車的閘練是拉緊的，不會打着你，也不會鉤住你拖着一路走下去。在那幾秒鐘中間，你感到一種古怪的感覺，盡力平平的貼緊土地，用盡你的意志力來克服活動和抬頭的熱望。你覺得鋼鐵和木頭的洪流滾過你的身上，打算拉你離開地面，把你拖到別處去，鐵輪滾轉和摩擦的隆隆聲彷彿在你骨頭裏響着。然後，等到車子已經過去，你仍舊在那兒一動不動的躺上一兩分

鐘，渾身發軟，沒力氣站起來，好像隨在火車後面游泳着似的；你的身體好像越伸越長，長得沒有盡頭，變得輕飄，化成空氣——你馬上就可以在地面的上空飛翔起來似的。這類感覺是很舒服的。

『在這種荒唐的遊戲裏，甚麼原因使得你入迷？』安德列葉夫問。

我說，我們也許是在考驗我們的意志力量吧，因為我們叫自己的弱小身體故意不動，來對抗龐大的東西的機械性動作。

『不對，』他回答，『你說得太好啦；其實沒有一個孩子會想到那種事。』

我提醒他，講到小孩子怎樣喜歡『踩搖籃』——在新結冰的池塘或淺水的河邊的薄冰上蹦跳——講到他們大都喜歡危險的遊戲。

『不對，總之，不會照你所說的那樣，是在考驗甚麼意志力量。小孩子差不多都怕黑暗……詩人說：

「衝鋒打仗，

或站在黑暗深淵的邊上，

人總會感到欣喜歡暢。」

可是那只不過是「漂亮話」罷了，一點也沒道理。我的看法不同，可是我又說不清楚。」

忽然他靈機一動，好像他內部的火燒起來似的。

「我得寫一篇小說，講一個人受了一輩子的大苦大難，尋找真理。後來，真理果然在他面前出現了，可是他閉上眼睛，堵住耳朵，說：「不管你是多麼公正，我不要你，因為我的生活和我的苦難在我的靈魂裏點起一把憎恨你的火。」你覺得怎樣？」

我不喜歡那題材。他嘆口氣說：

「對了，人得先解決真理究竟在哪兒的問題纔行——究竟在人的裏面呢，還是在外面依你看來——真理是在人的裏面嗎？」

他揚聲大笑起來：

『真是那樣的話，那就糟了，那故事就變得一點道理也沒有了。』

幾乎沒有一件事，沒有一個問題，遼尼德·安德列葉夫和我的看法是一樣的，可是無數次的抬槓，並不妨害我們在許多年中互相深深的關切，互相深深的尊重，哪怕結交更長久的友誼也未必有這樣的結果。我們討論起來，孜孜不倦，我記得有一回我們一連氣坐談了二十個鐘頭，喝了好幾茶炊的茶——遼尼德喝茶的海量，可真叫人不能相信。

他是一個非常有興致的健談家，娓娓不倦，妙趣橫生。雖然他的心永遠表現一種頑強的傾向：極力窺探人類靈魂的頂黑暗的角落，可是他的思想活潑得很，變幻無常，新奇獨特，因此很容易照一種怪誕而幽默的形式發表出來。在朋友間的閒談中，他能運用他的幽默感，而且運用得方便而恰當，可是在他的小說裏，不幸他失去了俄國人所少有的

那種能力。

他雖然具有活潑而敏感的想像力，可是他懶；他創作的興致遠不及他談論文學的興致好。夜闌人靜獨自一個人面對着一張潔白的稿紙苦心寫作的樂趣，在他，幾乎是辦不到的，他不大覺得鋪紙寫字有多大的樂趣。

『我下筆困難得很。寫作在我是一件苦事，』他坦白的說。『我老覺得筆尖好像不好使似的，一字一字的寫完——好像太慢，甚至弄得人興致索然。我的思想飛翔着，好像火上的烏鴉，叫我去捉住它們，把它們排比得整齊，一忽兒我就累了。往往發生這樣的事：我寫了一個字——忽然我的腦筋亂了——我無緣無故想起幾何，代數，奧勒爾城（Oriol）我那母校的教師來——那位教師實在是很蠢的人。他常常提到一位哲學家的話：「真實的智慧是平心靜氣的。」可是我知道世界上有不少大學問家都受衝動的苦。甚麼平心靜氣的智慧，滾它媽的！可是拿甚麼來代替那種智慧呢？美不過我雖然沒見過維納絲^①的原來面目，可是從畫片上看來，我覺得那女人長得一副蠢相。照例，美的東西

是永遠相當蠢的。比方說，孔雀啦，狼狗啦，女人啦……」

● 希臘神話中司美的女神。——中譯者。

空白页

既然他對於現實漠不關心，對於人類的心理和意志採取懷疑的態度——那麼，宣傳自己的主張，或自命導師的事，在他，好像應該沒有甚麼吸引力纔對。只有熟悉，非常熟悉現實的人，纔免不了宣傳自己的主張，或自命導師。可是我們第一回的談話就清清楚楚的證明：他雖然具備優秀藝術家的一切要素，卻還打算同時做個思想家和哲學家。依我看來，這似乎很危險，而且差不多沒希望，主要因為他存儲的知識貧乏得出奇。我常常覺得他自己彷彿感到有一個隱身的敵人逼近前來似的，彷彿他在跟別人吵架，打算壓倒別人似的。

遼尼德不愛看書，雖然他自己就是寫書的人——創造奇蹟的人——他卻不信任

的、不在意的看待舊有的書。

『你心目中的書就跟野蠻人心目中的偶像一樣，』他說。『那是因爲你沒有在公立學校的板櫬上把你的褲子磨出洞來，因爲你沒有上大學唸過書的緣故。可是在我，伊里阿德，^①普希金，^②和一切別的作品，全給教員們糟蹋了，全給害便秘症的牧師玷污了。知識的煩惱，^③依我看來，就跟霍爾和奈特^④所著的數學同樣的枯燥無味。我討厭上尉的女兒，^⑤就跟我討厭特維爾司科耶大街上那小女人一樣。』

這種濫調：說甚麼學校影響了人對於文學的態度——我聽到過不知道多少回了，

① 古詩人荷馬的長篇史詩——中譯者。

② Pushkin (1799—1837) 俄國詩人兼小說家——中譯者。

③ 俄國戲劇家格里薄葉朵夫 (Griboyedov, 1795—1829) 所著的劇本名——英譯者。

④ 英國近代的兩個教育學家——中譯者。

⑤ 普希金所著的中篇小說名——中譯者。

因此那些話早就不能使我信服，因為人感到其中有着俄國人的懶惰所生出來的偏見。安德列葉夫講到報紙上的書評和論文怎樣損害原書，怎樣用報告街頭瑣事的筆調批評那些書，他那些話倒新奇別致得多。

『那些文章是磨石，把莎士比亞啊，聖經啊——隨便甚麼書——磨成庸俗的細粉。有一回我在一份報紙上看到一篇文章批評唐·吉訶德，忽然嚇一大跳，覺得那唐·吉訶德簡直是我的老朋友，皇家法庭的推事；他的鼻子害長期的傷風病，姘着一個女人，一個糖果店的女店員，他叫她的正名密麗，可是實際上在街上，她是以「壞包宋嘉」出名……』

可是他雖然把書籍和知識看得輕鬆不在意，有時還很討厭，可是對於我看的書，他是關心得很。有一回，他在莫斯科大飯店我所住的房間裏看見阿歷克塞·奧斯特魯

莫夫(Alexey Ostroumov)所著的一本書，講的是普托勒瑪伊司^①的主教西奈夏司^②的生平事蹟。他奇怪的問：

『你要這書做甚麼用？』

我對他講了一點那古怪的、信心動搖的主教的事情，又拿起他的文章空虛讚來，唸了一句：『天空啊，還會有甚麼東西比它空虛，可又神聖？』

這赫爾丘里司^③的後裔的動人的呼喊，卻弄得遼尼德哈哈大笑，可是他馬上擦乾眼淚，一面仍舊笑着，一面說：

『你看，這真是一篇小說的絕妙的材料，很可以用來寫一個不信教的人，打算考察一下教徒是不是愚蠢，就假裝出神聖的樣子來，過着苦修的生活，宣傳上帝的一種新教』

① 城名，在巴勒斯坦——中譯者。

② Synesius (370—430) 希臘神學家——中譯者。

③ 希臘神話中的有叛逆心的英雄——中譯者。

義——一種很蠢的教義——因此獲得千千萬萬人的敬愛和崇拜。後來他對他的門徒和信徒說：「我的話全是胡說。」可是他們需要信仰，所以他們殺死了他。」

他的話使我大喫一驚。西奈夏司的看法恰好跟他不謀而合：

「要是有人跟我說主教得跟平民的見解一致，那我就向所有的人說明我是甚麼樣的人。因為那些老百姓哪兒會懂得哲學？神的真理得瞞住老百姓纔行；老百姓需要的，是一種跟真理完全兩樣的東西。」

可是當時我沒把主教的見解告訴安德列葉夫，也沒機會告訴他那位沒受洗禮的、信心動搖的哲學家在基督教的主教中所處的古怪地位。等到我後來終於告訴了他，他得意的笑着說：

「你看，如何？——人用不着老是看書，也照樣會瞭解世界上的事啊。」

空白页

遼尼德的才能是天賦的，先天得來的；他的直覺是驚人的銳利。對於生活的黑暗面，對於人類靈魂裏的種種矛盾，對於本能領域裏的種種糾纏，他有不可思議的透視力。西奈夏司主教的例子並不是唯一的例子；像那樣的情形，我舉得出一二十個例子來。

比方說，有一回談到各式各樣的尋求真理的人尋求着永不動搖的信仰，我就對他講到牧師阿波洛諾夫（Appolonov）所著的懺悔錄原稿的內容——那是一個不出名的、爲思想飽嘗痛苦的人的作品，那作品使得遼夫·托爾斯泰起意也寫一部懺悔錄。我告訴他我個人對於信教的人有甚麼樣的想法：他們往往好像自甘情願的做盲目而堅定的信仰的囚犯，他們越熱心的辯護那種信仰是正確的，他們就越痛心的懷疑那種信

仰不是正確。

安德列葉夫沉吟一忽兒，慢慢攪動他那杯茶；然後他笑嘻嘻的說：

「你會有這樣的看法，我覺得奇怪；你講起話來像個無神論者，你思想起來卻像個信神的人。要是你比我先去世，我就要在你的墓碑刻上一句話：「他大聲吶喊要別人崇拜理性，他自己卻暗地裏嘲笑理性無能。」」

他在我的肩膀上倚了一兩分鐘，張大他那黑眼睛的瞳孔呆望着我的眼睛，他低聲說：

「你瞧着吧，我要寫一個牧師那篇小說啊，好朋友，我一定要好好的寫！」
伸出手指頭去，也不知道在威嚇誰，同時又使勁揉着太陽穴，他微笑着說：

「明天我回家去，開始寫！連開頭的第一句話，我都想好了：「在衆人當中，他是孤獨的，因為他瞥見了一個大祕密。」……」

第二天他動身上莫斯科去；只不過一個禮拜以後，他就來信告訴我，他正在寫那

牧師，他的寫作順利的進行着，好像『穿着溜冰鞋』一樣。他老是照這樣隨手抓住合於他精神上的需要的東西——他的精神跟頂尖銳頂苦惱的人生祕密密切的聯繫着。

空白页

六

他的第一本書出版以後風行一時，使得他洋溢着青年的快樂。他上尼日尼來看我——高高興興，穿一套嶄新的、菸葉色的衣服；他那漿洗得堅硬的襯衫前面飄着一條花綠綠的領帶，他腳上穿着黃皮鞋。

『我打算買一副草黃色的手套，可是庫茲涅茨基街一家商店裏的女職員警告我，說草黃色不時興了。我疑心她說謊。實際上是她太不經心，不肯相信我戴上草黃色的手套會變得非常漂亮。可是眼前既然只有咱們兩個人在這兒，我不妨告訴你：這種盛裝不舒服得很；光穿一件襯衫，倒好得遠。』

忽然，摟着我的肩膀，他說：

『我要寫一首讚美歌，你知道。我還沒想出來寫甚麼人，甚麼事；可是一定要寫讚美詩！做照席勒①的風格，好不好？莊嚴，響亮——「棒」極了！』

我笑他。

『笑甚麼！』他高興的叫起來。『傳道書②說：「好死不如歹活着，」不是很有道理嗎？不過書上的講法不同，講的是獅子和狗：「講到看家，壞狗比好獅子有用得多。」嗯，你認為怎樣？約伯③唸過那傳道書嗎？』

給快樂的酒陶醉着，他夢想着駕一葉小舟在伏爾加河上飄游，又夢想着徒步走到克里米亞去。

『我要拉着你也一塊兒去。要不然，你就會給這些舊磚把你圈牢在當中了，』他指

① Schiller (1759—1805) 德國詩人兼戲劇家——中譯者。

② 舊約聖經中的一部——中譯者。

③ 約伯的事蹟見舊約聖經中的約伯記——中譯者。

着書說。

他的快樂很像一個小娃娃餓了很久，現在覺得喫了不少奶，很可以永久不必再喫奶，因此變得活潑而舒服的。

我們坐在一個小房間裏大長椅上，喝着紅葡萄酒；安德列葉夫從書架上拿下一本詩歌的草稿本。

『我可以拜讀嗎？』他問，然後大聲唸起來：

『「大海的澎湃聲，

活像黃銅色的樅樹林的颯颯聲。」

『這是克里米亞嗎？我啊，不會寫詩，也無意寫詩。我頂喜歡歌謠。照例：

「我愛一切新穎，浪漫，荒唐的東西，
跟古代的詩人一樣。」

「我記得這是那帶歌的喜劇綠島中的一個歌：

「樹在哼，

像哼哼不押韻的詩句。」

「這兩句我挺喜歡。可是——告訴我——你爲甚麼寫詩？你不合宜寫詩啊。不管你
的看法怎樣，總之，詩是矯揉造作的事情。」

後來我們做起司契達列茲 (Skitaloz) 的歪詩來：

『我要用我的大手

捉住一條大狗，

我要把你們大家

打一個唏哩嘩啦！

我還要嚇得你們周身發麻，

顫巍巍的在地下爬！

我恨不能打得你們腦漿崩裂，

急得喊爹！』

他一面笑着，一面做出一句一句滑稽可笑的歪詩。可是忽然彎下腰來湊着我，手裏端着一杯酒，他莊嚴的低聲講起來：

『我最近看到一篇有趣的小品。有一個英國的小城裏，立着一個紀念像，記念詩人羅勃特·彭斯。』可是紀念像上面沒刻着字，叫別人知道那像是爲誰立的。碑底下有個

孩子賣報紙。有個作家走到他面前，說：「要是你告訴我這是誰的像，我就買你一份報紙。」

「羅勃特·彭斯，」孩子回答。「好極了！」作家說。「現在要是你告訴我爲甚麼替羅勃特·彭斯立像，我就把你的報紙全買下來。」孩子回答：「因爲他死了。」你覺得這故事怎麼樣？」

我不大喜歡那故事；遼尼德喜歡這樣奇突的改變話題，老是使我心裏斃扭得很。

① Robert Burns (1759—1796)，蘇格蘭詩人——中譯者。

七

名望，在他，不僅僅是『流浪歌人的舊衣服上的一塊顏色鮮豔的補釘』——他需要很多很多的名望，他貪求無厭的需要名望，他自己並不隱瞞這種欲望。他說：

『當我只有十四歲的時候，我對我自己說：我將來非成名不可，要不然就不值得再活下去。我也不妨告訴你：我覺得前人的成就不見得會比我將來所能有的成就高明。要是你認為這是自大，那你就錯了。對！難道你不明白凡是甘心在芸芸衆生中間沒沒無聞的人，一定得有那種基本的信念纔行實在，人的優越信念一定——而且能够——成爲創造力的泉源。我們先得讓自己對自己說：我們跟別人不一樣，而且我們已經在着手向別人證明這點。』

『一句話，你本人是個小娃娃，卻不要喫奶媽的奶。』

『一點不錯！我只要我自己靈魂裏的奶。人需要愛和關切，要不然別人就會怕他。這運鄉下人也辦得到，只要裝成男巫就行。頂幸福的人是被別人又怕又愛的人，拿破崙就是那種人。』

『你看過他的回憶錄沒有？』

『沒有，我也不想看。』

他向我眯着眼，笑嘻嘻的說：

『我也記日記喲，我懂得那種文章是怎麼回事。甚麼回憶錄啦，懺悔錄啦，等等，全是喫了壞食品，中了毒的靈魂的排洩物。』

他喜歡這種俏皮話，每逢說得很成功，就滿心高興。儘管他傾向悲觀主義，可是他有一種沒法根絕的孩子氣——比方說，他像孩子那樣天真的誇自己的口齒伶俐，可是他這本事大都用在談話上，卻不大用在稿紙上。

有一回我告訴他，說有一個女人誇自己過的『貞節的』生活，費了不少唇舌叫大家相信她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弄得她四周的人煩悶的打呵欠，有的離開這貞節烈女揚長而去，有的恨得她發瘋。

安德列葉夫聽着，微微的笑，忽然說：

『我是貞節烈女，對了，我是的。要不要我擦乾淨我的指甲？』

他用一句話就十足精確的給我所講到的那女人的個性，甚至習慣，講明白了——那女人不大注意外表的清潔。我把這話告訴他。他快活，帶着孩子氣的真誠，吹起牛來：

『我的好朋友，連我自己有時也奇怪我怎麼會巧妙恰當的只用兩三個字就抓住一件事或一個人的要點。』

於是他滔滔不絕的演說起來，大吹牛皮；可是他是個明白事理的人，覺得這樣吹牛未免有點荒唐，因此帶一點開玩笑的口氣結束了他的長篇演講。

『早晚總有一天，我會把我的天才發揮到這樣的程度：我能够用一個字說明人的

一生的意義，一個民族的意義，一個時代的意義……」

不過，他並沒有特別強烈的發揮自我批評的態度；有時因這緣故，大大的損害了他的作品和他的生活。

依我看來，我們每個人的身體裏面都有好幾個人格的胚胎在生活，在鬪爭。這些胚胎互相排斥，末後，在鬪爭中總會有一個胚胎頂強，頂能適應種種印象的反應，造成一個人的確定的精神性格，因而創造一個多多少少完美的精神個體。

奇怪得很，遼尼德卻分裂成兩個，弄得他自己苦惱得很：在同一個禮拜裏，他能夠一面向世人唱着『荷賽納』●一面又自相矛盾的唸着『安納西瑪』●

這並不是他的根本的性格和他職業上的習慣或要求發生了外部的矛盾；不，在上

●● 希伯來語；前者是禱告，後者是詛咒。——中譯者。

述兩種情形中，他感到同樣真誠。他越是大聲喊『荷賽納』、『安納西瑪』的聲音也越發有力。

他說：

『有些人不肯在大街上有陽光的一邊走路，怕的是曬黑自己的臉，或曬褪了衣服的顏色，我厭惡他們——有些人由於固執的成見而阻撓自己內心中的我的自由變化的活動，我也厭惡他們。』

有一回他寫一篇諷刺文，嘲罵在沒有陽光的路邊上行走的人，隨後——在艾密爾·左拉●中煤氣的毒去世的時候——馬上攻擊當時在知識份子當中相當盛行的野蠻的制慾主義。可是他跟我講到那抨擊的時候，忽然說：

『不過，你要知道，我的論敵所講的話比我近情理：作家應當像個沒家沒業的游民

那樣過活纔對。莫泊桑的游艇是荒謬！

他不是開玩笑。我們爭論起來。我主張：人的需要越是多種多樣，人越是熱烈追求生
活的樂趣，（不管那是多麼鄙俗的樂趣，）那麼，身體和精神的發育也就發展得越快。他
回答：不，托爾斯泰是對的，文化是廢物，反倒阻礙靈魂的自由生長。

『喜愛種種的東西，』他說，『那是野蠻人的拜物教，偶像崇拜。別給你自己造出偶
像來，要是你造了，你就完蛋了——這是真理！要今天寫一本書，明天造一部機器纔行。昨
天你寫了一本書，現在你應當已經忘記了纔成。我們得學習忘卻。』

我說：『我們務必記住：各種東西都是人類精神的具體表現；往往，一件東西的內
在價值反而比人高。』

『那是崇拜死物，』他叫起來。

『東西裏面包藏着不朽的思想。』

『思想是甚麼？思想的無能使得思想成了反覆無常的、討厭的東西。』

我們越來越常常吵架，越叫越兇。衝突得頂厲害的一點，是我們對思想的想法。

依我看來，思想是現存的一切東西的泉源，從思想裏生出來人類看得見，摸得到的一切東西；就使思想不能解決某些『惱人的問題』——可是這也是一個思想啊，可見思想是莊嚴高貴的。

我感到我自己生活在思想的氣氛裏，我親眼看見思想創造出來的堂皇偉大的東西，我相信思想的無能是暫時的。也許我感情用事，誇張了思想的創造力；可是這在俄國是極自然的事：在這個國家裏，沒有精神上的綜合，在這個國家裏，色慾橫行，殘忍兇狠。

遼尼德把思想看做『魔鬼對人類的惡意戲弄；』照他看來，思想似乎空虛而不懷好意。思想引誘人類走到不能解釋的神祕深淵，卻欺騙他，把他丟在痛苦而無可奈何的孤獨裏，叫他面對着一切神祕的東西，思想本身呢，反倒揚長走了。

對於人類——思想的泉源，培養思想的火爐——我們的見解也互相抵觸，沒法妥協。依我看來，人類永遠是征服者，即使他身受重傷，奄奄待斃時也一樣。他那種急於瞭解自己，瞭解自然的熱望，好極了；雖然他的生活是一種苦役，他卻永久在加寬生活的範圍，用自己的思想造出聰明的科學，神奇的藝術；我覺得我自己誠懇而熱心的愛人類——愛那些現在活着，跟我同在一個地球上努力工作的人，愛那些頭腦清醒，心地善良，身強力壯，奮力前進的人。依安德列葉夫看來，人類在精神上是貧乏的，給本能和智慧的種種難調和的矛盾糾纏着，永遠沒有達到內部和諧的可能。人類的所有工作成績都是『空虛中的空虛』，脆弱而自欺。尤其要緊的是人類是死亡的奴隸，他一輩子拖着鎖鏈走路。

空白页

九

談論自己所瞭解，深深瞭解的人，是很難的。

這話聽起來好像矛盾得很；可是這是實話：每逢別人靈魂的火焰裏發散出來的神祕顫動，被你感到，激動了你——你自然不敢用你的含混笨拙的字眼碰到你珍愛的靈魂所射出來的、目力看不見的光芒；你唯恐自己的話說錯。你不肯瞎說你的感想和用言語幾乎說不清的東西；你不敢用經過壓縮的語言來述說別人的根本要點——即使那種語言有普遍的效驗，有人人能懂的價值。

比較少生動一點的感想，講起來倒容易得多，簡單得多。在這方面，可講的事情很多——實在，你要講多少，就有多少。

我認爲我清清楚楚的瞭解遼尼德·安德列葉夫：說得切實一點，我看見他在一條羊腸小道上走着，上面懸着一道絕壁，那絕壁通到一個瘋狂的泥沼，誰只要想到那絕壁，誰的心靈的火光就會熄滅。

他的想像力是偉大的；可是他光是不斷的、緊張的注意着叫人痛心的死亡的神祕，除了死亡以外，他不能想像別的事情，別的莊嚴的、叫人歡暢的事情——說到頭來，他是一個過分嚴格的現實主義者，因此即使他願意爲自己找點快樂，也不能那樣做。

他這種在空虛中漫步的嗜好，是使得我倆決裂的主要點。在很久以前我也經歷過遼尼德那種心情——可是由於天賦的人類自尊心，我每想到死亡，就胸頭作嘔，覺得可恥。後來，我終於明白過來，對自己說：既然我內部的感情機構和思想機構還活着，死亡就不敢碰一碰那種力量。

有一回我告訴遼尼德，說我從前經歷過一段艱苦的時期：『囚犯夢想着監獄以外的生活』啊，『石頭一般的黑暗』啊，『永遠懸在半空中』啊；他從長椅上跳起來，在房

間裏走來走去，搖着他那受過鎗傷的手，匆忙，憤慨，上氣不接下氣的說：

『我的好朋友，不看完書，就關上書，那是懦弱！那本書控訴你，否認你，對不對？你和你的一切，你的人道主義啊，社會主義啊，美學啊，愛情啊，全給那書否認了——照那本書上的說法，這些豈不都是空談？又可笑又可憐：你已經被判了死刑——爲了甚麼？你呢，卻假裝不知道這回事，摘幾朵小花，玩弄着，自欺欺人——愚蠢的小花啊……』

我對他指出來：向地震抗議是無效的；我極力說明抗議對於地球表面的顫動一點影響也不會有——這些話反倒惹得他生氣。

我倆在彼得堡，在秋天，在五層樓上一間空洞而沉悶的房間裏談天。全城給一片大霧籠罩着，在灰濛濛的霧氣裏，鬼火樣的大街燈的圓罩子一動不動的懸在半空中，跟大水泡一樣。穿過薄薄的棉毛絨樣的霧氣，嘈雜的聲音從深井樣的街道上升起來。頂頂討厭的是馬蹄踏着街道上的木板子的響聲。

遼尼德走到窗口站住，用背朝着我。我銳利的感到這時他忌恨我，因爲我在人間走

起路來比他輕鬆，自在，因為我已經擺脫了自己肩頭上的一件叫人痛心的、沒用處的重負。

即使在這以前，我也已經感到他對我非常生氣，可是我不能說這種氣憤得罪了我，只不過使得我驚慌罷了；我憑我自己的直覺明白他的憤怒的根由，明白生活怎樣苛刻的對待我所珍愛的這絕世天才，和我那時的好朋友。

那邊，窗子下面，救火車一片響聲飛馳過去，遼尼德朝我這邊走過來，一屁股坐在長椅上，提議道：

「我們坐着車去看一看起火，好不好？」

「彼得堡的起火沒甚麼看頭。」

他同意。

「實在，可是在內地，比方說在奧勒爾吧，每逢整條街的木頭房子燒起來，大家像跳蚤一樣的跑來跑去——那纔真好看！鴿子在煙霧上面飛翔着——你見過沒有？」

他摟着我的肩膀，笑嘻嘻的說：

「你甚麼都見過——了不起！『石頭一般的空虛』——好得很。石頭一般的黑暗和空虛！你懂得抓住要點的方法……」

他拿頭頂着我的胳膊窩：

「有時我爲這個恨你，如同恨一個比自己聰明的女人一樣。」

我說我已經覺得了，而且一分鐘以前他還恨我來着。

「對了，」他承認，把頭枕在我的膝上，「你知道爲甚麼緣故嗎？我希望你跟我一塊兒痛苦，那麼我們倆就更親近了——你一定知道我多麼寂寞！」

不錯，他很寂寞，可是有時我覺得他彷彿把自己的孤獨保衛得緊緊的，唯恐別人來侵犯似的，他珍愛那份孤獨，把它看做變幻無窮的靈感的泉源，他的創作力的沃土。

「你說科學思想使得你滿足，那是瞎說，」他嚴厲的說，用出神的眼睛陰沉的望着天花板。「我的好朋友，科學只不過是用神祕主義來處理種種事實罷了：人對於任甚麼

事情都不瞭解——這是實話，有一個問題：我怎樣在思想，我爲甚麼思想——這纔是人類頂大的痛苦，這纔是頂可怕的真理！算了，我們出去走走走吧……」

每逢他碰到思想的機構問題，他就變得非常興奮。而且很害怕。

我們穿上衣服，下樓，進了大霧，一連好幾個鐘頭在聶夫斯基街上蹣跚，好像泥河底下的鰻魚似的。然後我們坐在一個咖啡館裏，有三個女郎擠到我們這兒來，其中有一個是文文雅雅的愛沙尼亞人，自己說是名叫愛爾甫麗黛。她的臉跟石頭一樣古板；她睜着灰色的、無光的大眼睛，瞧着安德列葉夫，莊重得古怪；她喝着一種淡綠的烈酒，酒用咖啡杯盛着，冒出燒焦的皮子的氣味。

遼尼德喝白蘭地，很快就有了幾分醉意，變得有說有笑，講了些非常滑稽巧妙的小笑話逗得那些女郎格格的笑，最後決定上女郎的住處去——她們死乞白賴的要他去。離開遼尼德，是不行的；每逢他喝醉，他的心裏就有一種不老實的東西醒來——一種復仇性的毀滅欲望，『被擒的野獸』的狂怒。

我跟他一塊兒去。我們買了酒，水菓，糖食；在拉謝沙亞街上的一所房子裏，在一個堆滿木桶和木板的髒院子的角落上，在一所木頭房子的樓上，在兩個小房間裏，我們喝起酒來——牆上胡亂貼着些畫片，不成個樣子。

遼尼德在醉得昏迷不醒以前，總是興奮得危險而奇怪，他的腦子熱鬧的沸騰起來，他的想像力煥發，他的話有聲有色，幾乎叫人受不了。

有一個姑娘長得很胖，柔軟而靈活，像一隻耗子一樣，她差不多歡歡喜喜的告訴我們說皇家法庭的副檢察長咬過她膝蓋上面的大腿；她明明認為那位法律專家的舉動是她平生頂體面的大事。她露出那咬過的傷疤來給我們看看，她那呆呆的小眼睛放出快樂的光芒，興奮得透不過氣來，說：

『他簡直迷上了我，回想起來可怕得很！你要知道，他拚命的咬，他裝着假牙——那顆牙咬進肉裏去啦！』

那女郎很快就喝醉，在一條長椅的角落上蜷伏着，睡着了，打起鼾來。一個體態豐滿、

滿頭濃髮、栗色皮膚的女郎，生着綿羊樣的眼睛，胳膊長得出奇，彈着六絃琴，愛爾甫麗黛從容的脫掉衣服，脫得赤條條的，把酒瓶和碟子搬到地板上，自己跳上桌子，一聲不響的跳舞，扭動着，像蛇似的，她的眼睛始終沒離開遼尼德。然後她用悶得刺耳的聲音唱起歌來，兩眼圓睜，時不時的，彷彿她的身體斷成兩截似的，彎下腰來湊着安德列葉夫。他吻了吻她的膝蓋，唸着他從那古怪的外國歌裏偶然聽來的句子，同時他拿自己的胳膊彎兒碰了我，說：

『你瞧她，她挺懂事，對不對？她挺懂事！』

有時遼尼德的興奮的眼睛好像瞎了，越變越黑，越陷越深，好像打算窺探他自己的腦子似的。

愛沙尼亞人跳累了，從桌上下來，平躺在床上，嘻嘻嘴巴，用手掌揉着她自己的尖得像山羊奶的小乳房。

遼尼德說：

『在生活裏我們能感到的、頂崇高頂深刻的感覺，是性交行爲的抽搐——對了，對了！也許這地球就像這兒這個娼——，在空曠的宇宙中轉動不息，是等着我來用生活目的的實現來叫她受孕吧；我自己呢，我和我身子裏面一切神奇的東西——只不過是個精蟲吧。』

我對他提議我們回家去。

『去你的，我要待在這兒……』

我不能離開他——他已經酩酊大醉，他身上有不少錢。他在床上坐下來，摸着姑娘的輪廓優美的大腿，用滑稽的口氣告訴她說他愛她。她的眼睛一直沒離開他，她的手捧着頭。

『男爵吃了蕻菜纔長出翅膀來的，』遼尼德說。

『不對，沒有這麼回事，』姑娘正正經經的說。

『我早就跟你說她挺懂事！』遼尼德醉醺醺的、快活的說。過了幾分鐘他走出房間

去了。我給那姑娘錢，求她勸遼尼德出去坐車兜風。她立刻答應起來，很快的穿好衣服。

『我怕他，』她喃喃的說。『像他那樣的人會拉出手鎗來的。』

彈六絃琴的姑娘睡着了，坐在地板上，挨近她朋友睡覺打鼾的那個長椅。

遼尼德回來的時候，愛沙尼亞人已經穿好衣服。他嚷叫起來，喊道：

『我不要出去！咱們來開個裸體大會！』

他打算再脫掉姑娘的衣裳；可是她一面跟他掙扎，一面固執的瞪着他的眼睛，她的目光弄得遼尼德服貼了，他答應下來：

『要走就走吧！』

可是他要戴上女人的蘭伯郎特式帽子，已經插好了羽毛。

『你要化錢買這頂帽子嗎？』姑娘用做生意般的口吻問。

① 原文是法語 a la Rembrandt; Rembrandt 是荷蘭畫家，不知怎麼會成了帽子樣式的名字。
——中譯者。

遼尼德擰起眉毛，忽然笑起來。

『帽子歸了我啦！鳴啦！』

在街上，我們雇了一輛馬車，在霧裏走着。時候還不太晚，不過是午夜光景。聶夫斯基大街兩旁一連串的燈，看上去就跟一條下山的路，通到一個山谷去似的；路燈四周飛着潮濕的塵粒；在灰色的霧氣裏，黑魚用尾巴站在地上，游來游去，雨傘的半個球面好像拉着人們往上升似的——一切都陰森森的，奇怪，悲哀。

到了露天裏，安德列葉夫變得完全醉了。他打起盹兒來，搖搖晃晃。姑娘低聲向我說：『我要下車了。好不好？』

從我的膝上跳下來，到了大街的泥水蕩裏，她不見了。

在卡門努司特洛夫斯基廣場的盡頭，遼尼德忽然睜開眼睛，問：

『我們在坐車嗎？我要上酒館去。你打發她走啦？』

『她自己走啦。』

「你說謊，你狡猾，其實我也狡猾。方纔我離開房間，就是要看看你幹甚麼事。我站在門背後，聽見你慫恿她叫我出去坐車玩。這件事你做得純潔而高尚。可是說老實話，你是個不正常的人。你喝不少酒，可是沒醉，因這緣故將來你的孩子一定是害酒狂病的人。我父親喝酒就是海量，而且不醉，於是我成了酒徒。」

後來我們在「斯特瑞爾卡」坐着，抽煙；滿天灰濛濛的大霧。每逢我們的紙煙的火亮燃起來，我們可以看見我們的大衣上滿是朦朧發亮的灰白色水珠。

遼尼德講的話無限坦白，而且不是醉漢的那種坦白。他喝過酒，他的神智不大會受到影響，除非酒精的毒素完全停止了腦筋的作用。

「你素來幫我忙，現在也替我幫不少忙——就連今天也幫我忙來着，我明白得很。要是我一直跟那幾個姑娘在一塊兒，結果一定會有人倒楣。真的。可是，正因為這個，恰恰因為這個，我纔不喜歡你。你妨礙我發展。躲開我！我要膨脹。也許你是酒桶上的鐵箍吧；你走開，酒桶會散了；可是散就散吧——你明白我的意思嗎？樣樣東西都不該加以拘束；把

樣樣東西都毀了就是。也許生活的真實意義，真的在於毀滅我們所不知道的甚麼，在於毀滅我們想出來的、造出來的一切東西。」

他的黑眼嚴厲的定睛望着他四周的灰色大霧，不時低下頭望着滿是枯葉的濕地，他還頓頓腳，彷彿試試土地堅實不堅實似的。

「我不知道你想的是甚麼，可是你素常說的話卻不足以表現你的信仰，你的理想。你說生活的一切力量是從打破平衡裏生出來的，可是你自己其實就在尋求平衡，尋求一種和諧，而且慫恿我也尋求那種東西；然而，你自己也不諱言，那平衡就是死亡！」

我說我並沒有慫恿他尋求甚麼東西，也無意慫恿他，不過，他的生活，他的健康，他的作品，素來是我珍愛的。

「你看中的只不過是我的作品罷了——我的外部的自己，而不是我內部的自己，不是那種我不能表現在作品裏的東西。你妨礙我也妨礙着別人。滾到泥裏去吧，你！」

他倚着我的肩膀，帶着笑容瞧我的臉，講下去：

『你當我是喝醉了，不知道自己在胡說白道嗎？我只不過要惹你生氣罷了。我知道你是個天下少有的朋友，你沒有私心，我呢，卻是個演滑稽戲的戲子，要求別人注意我，又像一個故意露出傷口來的告化子一樣。』

他說這話不止這一次，我認爲這話也有點道理。或者，不如說，這話是他的性格的一種想得很巧妙的解釋。

『我的好朋友，我是個頹廢的人，是個衰弱的人，是個病人。可是朵思托也夫斯基也是病人，就跟所有的偉人都是病人一樣。有一本書，不記得是誰寫的了，講到天才和瘋癲，證明天才是一種精神病！那本小書把我搞壞了。要是我沒看那本書，我還可以作一個比較安分的人。現在，我纔知道我差不多可以說是一個天才了，可是我還拿不穩我自己瘋癲得不够程度？你明白我的意思嗎？我自己假充瘋癲，好叫自己相信自己是有天才——你明白嗎？』

我笑起來。我覺得這是一種不近情理的胡謔，因此不真實。

等我說完，他也笑起來；忽然他的靈魂猛一扭動，就跟賣藝的那麼矯健，他用幽默家的口吻講起來：

『唉！酒館在哪兒呀——那種文學家的聖地才氣非凡的俄羅斯人一定得在酒館裏纔能聊天兒。那是古老的傳統啦，沒有酒館，批評家就不會承認天才。』

我們坐在一個專爲馬車夫開的夜酒館裏，空氣不通，潮濕而窒息。『茶房』在這齷齪的房間裏生氣的、厭煩的跑來跑去，喝醉酒的漢子跟潑婦樣的罵街，奇形怪狀的妓女尖叫着，有一個妓女袒露出左胸的乳房——又大又黃——用一個盤子盛着，送到我們面前，說：

『你們要不要買一斤？』

『我喜歡不要臉皮！』遼尼德說。『在輕狂裏，我感到不得不做野獸的人的悲哀和絕望——你懂得我的意思嗎？人肯做野獸，可是由不得他！你明白嗎？』

他喝着濃茶，濃得差不多發黑的茶。我知道他喜歡喝這種茶，它能醒他的酒，我就故

意叫茶房把茶泡濃點。他呷着黑色的苦茶，他的眼睛望着醉漢們的浮腫的臉；遼尼德一口氣說下去：

『我跟女人在一塊兒，總是很輕狂。這是比較合理的方法——她們喜歡這樣。與其做個方正的人，卻不能叫自己變得十足聖潔，還不如做個澈頭澈尾的罪人的好。』

他回願，沉默一忽兒，又說：

『這兒無聊得很，跟教會裏一樣！』

這話使得他自己笑起來。

『我從沒上過教會，那種地方一定像個魚池子……』

茶使得他清醒了。我們離開那酒館。霧更大了，街燈的乳白罩子像冰那樣溶化着。

『我喜歡吃魚，』遼尼德說，拿臂肘倚着涅瓦河的橋上的欄杆，生氣勃勃的講下去：

『你知道我的毛病吧？大概小孩的思想跟我一樣。孩子抓到一個字，就會找出好些字來跟它押韻：魚，橘，牛，球——可是我不會寫押韻的詩。』

沉吟一忽兒，他又說：

「編小孩識字書的人大概跟我的脾氣一樣……」

我們又在一個酒店坐下來，叫了一盤魚生菜；遼尼德說那些「頹廢派」作家請他給他們的雜誌『Vyessy』寫稿子。

「我不答應，我不喜歡他們。我覺得他們的文章沒有血肉。他們拿辭藻來使得自己「陶醉」就跟巴爾芒特●喜歡修辭一樣。他也有天才——而且有病。」

我記得他另外有一回講到蠍子社：

「他們侮辱叔本華，●我卻喜歡他，因此恨他們。」

可是「恨」這個字從他嘴裏說出來，未免太強烈——恨是他所辦不到的，他天性

● K. Balmont (1867—1943) 俄國象徵派詩人——中譯者。

● Schopenhauer (1788—1860) 德國悲觀主義哲學家——中譯者。

太溫和，不會恨。有一回他拿他日記裏的『恨的字眼』給我看，可是那些字卻原來是些俏皮話，他自己不由得打心裏哈哈大笑起來。

我坐着馬車送他回旅館，扶他上床。可是等到我當天下午去看他，卻聽說我剛剛走開，他就起來，穿好衣服，出去了。我找了他整整一天，也沒找到他。

他一連不斷喝了四天酒，然後回莫斯科去了。

他用一種叫人覺得不痛快的方法來試驗別人彼此中間的交情是不是誠懇。他照下面的辦法做：忽然，他好像順口似的，問：『你知道T說了你甚麼話嗎？』或者他叫你知道，『S說你……』他用陰沉的眼光瞧着你的眼睛，好像在試驗你似的。

有一回我對他說：『注意，要是你照這樣幹下去，你結果就會弄得你所有的朋友起內鬨！』

『那有甚麼關係？』他回答，『要是他們爲那樣的空話就會鬧翻，那只說明他們的交情不誠懇罷了。』

『那麼，你覺得怎樣纔對？』

「結實，穩定，美。我們人人都應當明白人的靈魂多麼脆薄，應當多麼溫柔的、加意的保衛它纔行。朋友間的關係需要一點俠義精神；在普希金的朋友當中倒有那種精神，我妒忌他們那種精神。女人只對色情纔敏感。女人的聖經是十日談。」

可是只不過過了半個鐘頭，他就嘲弄了他自己對女人的看法，因為他很招笑的形容一個色情狂的男人怎樣跟一個小學校的女生講話。

他受不了阿爾志巴綏夫，^①有時帶着粗野的敵意譏諷他，因為他片面的描寫女人，把女人寫得太淫蕩了。

① 意大利古代小說家 Boccaccio 的戀愛小說集。——中譯者。

② Artsybashev (1878—1927) 俄國小說家——中譯者。

有一回他講一個故事給我聽。他在十一歲上下的時候，在一個樹林裏，或公園裏，看見一個教堂的執事吻一個少女。

「他們互相接吻，兩人都哭了，」他說，壓低喉嚨，顫抖着。每逢他講到甚麼隱祕的話，他那柔軟的青筋就變得緊張，爆起來了。

「你要知道，那個少女又細又瘦，小腿跟火柴棍一樣；教堂執事呢——胖得很，法衣的肚子上那一片滿是油膩，亮晃晃的。我已經懂得人爲甚麼接吻了，可是我還是第一回看見人接吻的時候哭。我覺得挺好笑。那執事的鬍子纏在少女的敞開的衣領上了。他把自己的腦袋扭來扭去。我想嚇一嚇他們，就尖起嘴來，吹了一聲——可是我自己反倒害

怕，跑掉了。當天晚上我覺得我自己愛上了我們的縣長的女兒，一個十歲的女孩，我摸摸她；她還沒有奶子。因此，沒有甚麼可以吻的地方，她不配我愛囉。後來我愛上了隔壁的使女，一個短腿的姑娘，生着白眉毛，大奶子——她胸前的衣服也跟執事肚子上的法衣那樣油膩。我很堅決的湊到她面前去，她也同樣堅決的擰我的耳朵。可是這並沒妨礙我愛她。我覺得她是個美人，我越多看她，就越覺得她美。這簡直是苦事，可又心裏挺舒服。我見過許多長得真美的女孩子，我心裏明明知道跟她們比較起來，我那情人是個醜八怪，可是呢，我還是把她看做絕代的佳人兒。這樣一來，我挺快活；誰也不會照我那樣愛那個生着白眉毛和白睫毛的胖丫頭。誰也不會認為她比頂美的美人兒還要美！你懂得我的意思嗎？」

他講得非常出色，他的口氣浸滿了愉快的幽默，這是我沒法表現在這兒的，多麼可惜啊，他在談話中是幽默家，卻不願意或不敢拿幽默來使他的故事豐富。他明明不敢用幽默的絢爛彩色來破壞他的黑暗陰鬱的圖畫。

我說：可惜他忘了當初他多麼美滿的從那短腿的使女身上創造出全世界第一個美人來，可惜他後來不打算從現實的髒礦坑裏提取美的精華了；他聽了這話，就滑稽的、狡猾的眯起眼睛來，說：

『好哇，你多麼貪吃甜食啊！不行，我再也不餵你吃了，你們這些浪漫主義者……』
其實他自己纔是浪漫主義者，可是誰也沒法說得他信服。

空白页

一九一五年，遼尼德送給我他的小說集，他在那書上寫着：

『從郵報上的貝爾加莫特起，這本集子裏所包括的一切小說，都經你事先看過，阿歷克塞這集子，大概可以說是我們的關係的歷史。』

不幸這話是實在的；我說不幸，因為我認為如果安德列葉夫沒把『我們的關係的歷史』插進他的小說去，那於他也許倒好些。可是他做得太魯莽，他急於『駁倒』我的見解，因此毀了他的作品的完整。彷彿，他正是拿我來做了他的無形的敵人似的。

『我寫了一篇小說，你一定不喜歡它，』他有一回對我說。『我們一塊兒看一遍，好不好？』

我們一塊兒看了。我非常喜歡那篇小說，只覺得有些小地方不大好。

『那是小毛病，我可以改一改。』他興致勃勃的說，在房間裏走來走去，腳上登着一雙拖鞋。然後他在我身旁坐下來，把頭髮甩到後面去，瞧着我的眼睛。

『嗯，我明白，我知道你是誠心誠意的誇獎這篇小說。可是我不懂那篇小說你怎麼會喜歡？』

『在這地上，我不喜歡的東西很多；不過，我也看得出來，有些東西本身並不壞。』

『有這樣的腦筋，你做不成革命家。』

『咳，難道對於革命家，你和聶恰葉夫^①的看法一樣，認為革命家不是人？』

他摟了摟我，笑着說：

『你並不十分瞭解你自己。可是，注意，我寫思想的時候，心裏想着你。阿歷克塞·沙

① S. Netchayev (1847—1882) 俄國革命者。朶思托也夫斯基的小說魔鬼的主人公據說便是他的寫照。

維洛夫就是你。那篇小說裏有一句話：「阿歷克塞算不得是天才。」——這句話，也許我寫的不對，可是你和你的固執往往惹得我很生氣，因此依我看來，你似乎沒有天才。這句話我寫的不對，是不是？」

他激動起來，甚至臉紅了。

我安慰他，說我認爲自己算不得一頭阿剌伯的駿馬，只不過是一頭拉大車的馬罷了。我知道我的成功大半不是因爲天賦了才具，而是因爲我肯苦幹，愛好工作。

「你是個怪人，」他低聲說，打斷我的話，忽然，他改變話題，開始幽幽的講他自己，講他的靈魂的激動。他缺乏一般俄國人的不愉快的習慣；認錯和懺悔。可是有時他又能豪爽坦白的講到自己，甚至講得很嚴格，可又不失去他的自尊。他的這種特色是叫人覺得愉快的。

「你明白，」他說，「每逢我寫到甚麼特別使我激動的文章，我就覺得彷彿有一層硬殼從我的靈魂上脫下來；我更清楚的看見我自己，我看見我比我所寫的東西有才氣

得多。拿思想來說。我原本料着那篇東西會弄得你喫一驚，可是現在我自己纔看出來其實那是一篇含有一種目的的小說，即便那樣，那目的還是落空了。」

他跳起來，把頭髮甩到背後去，半開玩笑的叫着：

「我怕你，你這流氓！你比我強。我絕不向你屈服。」

又嚴肅的說：

「我自己缺乏一點甚麼，我的好朋友。缺乏一點很重要的甚麼——是不是？你覺得怎樣？」

我認爲他對於自己的才能太不愛護，輕率得不能原諒，又認爲他學識不夠。

「一個人得研究，讀書，游歷歐洲……」

他搖搖手：

「不是那麼回事。一個人得替自己找到一個神，學習着信仰那神的智慧纔對。」

我們照例吵起架來。有一回吵完以後，他給我帶來他的小說牆的校樣；有一回講到

他的羣鬼，他對我說：

『那打人的瘋子是我，那精力飽滿的耶果爾是你。你對你自己的力量真有信心；那是你着魔的地方，其實你們那些同夥的浪漫主義者，那些崇拜理性的理想主義者，那些熱中於自己的夢想而連根脫離了生活的人，都這麼着魔。』

空白页

他的小說深淵惹來一片叫罵聲，弄得他垂頭喪氣。那些喜歡給小報投稿的人開始寫種種文章，詆毀安德列葉夫，到後來那種誹謗甚至變得很荒謬。有一位詩人就是這樣在哈爾科夫●一家報紙上宣佈安德列葉夫和他的未婚妻脫光衣服一塊兒洗澡。

遼尼德悲歎的問：

『那麼，他覺得該怎樣纔對，人得穿着禮服洗澡？而且他胡說。我沒有跟未婚妻或歌女一塊兒洗過澡。我有整整一年沒洗澡了——這兒沒有河可洗澡。瞧着吧，我已經下了

● 城名，現在烏克蘭的首都。——中譯者。

決心印一份致讀者的傳單，貼到廣告牌上去——簡簡單單：

「您沒讀過深淵，

真是您的造化！」

他過分的，幾乎病態的注意報紙上批評他的文章，老是傷心或生氣的怪那些批評家和書評家粗野俚俗；有一回他甚至寫一封信給報紙怪那報紙對他私人的態度太刻薄。

「你用不着寫這種信，」我勸他。

「不行，我非寫不可。要不然，那些傢伙一心要改造我，會割掉我的耳朵，拿熱水燙我

……」

他害着很厲害的遺傳性酒毒病；他這種病難得發作一次，可是每一發作，總是很兇。他極力抵制那病，那種抵制費掉他不少力氣，可是有時，他滿心絕望，就嘲笑自己白費勁。

『我要寫一篇小說，寫一個人，從年青時候起，一連二十五年不敢嗜一滴酒。因此他虛耗了他生活中的許多寶貴光陰，他糟蹋了自己的事業，正在壯年，由於割雞眼不小心，或弄傷他的手指頭，死掉了。』

等到他上尼日尼來看我，果然隨身帶來了那篇小說的草稿。

空白页

在尼日尼、遼尼德在我家裏見到菲奧朵爾·烏拉吉米爾斯基神父，他是阿爾沙瑪司（Arzamas）城的主教，後來做了第二屆國會的議員——一個很了不起的人。日後我要詳詳細細的寫出他的一生事蹟，目前我覺得需要簡略的寫一寫他一生的主要事業的輪廓。

阿爾沙瑪司城從伊凡暴君●的時代起，就是從水塘裏取飲用的水，那水塘在夏天浮着死貓、死耗子、死鷄、死狗的屍體，到冬天，冰底下一灘污水，冒出惡臭的氣味。菲奧朵爾神父一心要找乾淨的水來供應全城，下了十二年的功夫私自察訪阿爾沙瑪司左近的

● 十六世紀的一個俄國沙皇——中譯者。

隱藏着的水源。每年到夏天，他就黎明起床，像巫師似的在曠野和樹林裏游蕩，看一看甚麼地方『在冒汗。』經過長期的辛勞，他找到了隱藏着的地下泉水，跟蹤找到水源，挖好溝，把水引到離城兩里以外的樹林中窪地裏，給一萬人口的小城積蓄了十萬加侖的純淨泉水以後，他就向本城的人提議裝置自來水管。

本城有一個商人死後留下一筆錢，指定用來裝置自來水管或創辦信用銀行。商人和官吏素來雇馬到城外遙遠的清泉去拖水回來，用不着裝甚麼自來水管，就用盡方法阻撓菲奧朵爾的工作，竭力抓住那筆錢，打算開一個信用銀行；那些小民呢，依照他們歷代相傳的習慣，漠不關心的，聽天由命，喝那些水塘的污水。因此，找到水後，菲奧朵爾神父仍舊得跟富人的頑固自私和窮人的惡意愚蠢進行一場長久的、費力的鬭爭。

我在警察監視●下來到阿爾沙瑪司的時候，發現他已經完結了匯聚泉水的工作。

● 高爾基經營局命令，不准住在俄羅斯的任何大城，並且作為對他的政治意見的懲罰，把他流放到邊遠的小城阿爾沙瑪司去。——英譯者。

他雖然給苦工和不幸折磨得精疲力盡，在阿爾沙瑪司的居民中，他卻是第一個敢於跟我結交的。聰明的阿爾沙瑪司官吏非常嚴格的禁止地方議會的議員和別的一切文官來看我，爲了要嚇一嚇他們，就在我的窗下安了一個警察的崗哨。

菲奧朵爾神父有一天傍晚來看我，那時天下大雨，他從頭到脚淋得溼透，混身污泥，脚下一雙笨重的農民皮靴，身穿灰色的法衣，頭戴一頂褪色的帽子——帽子溼透了，看上去像一團浸透的爛泥。他伸出一隻生滿老繭的、鏟子樣的手握了握我的手，用嚴厲的低音小聲說：

『你就是那個不知改悔的罪人——那個爲了有益於你的靈魂起見，硬給安插到我們這兒來的人嗎？我們會治好你的靈魂！你能請我喝杯茶嗎？』

在他的灰色小鬍子裏，藏着一個苦修僧的乾癟的小臉。從他那深深的眼窩裏，閃着一對聰明眼睛的溫和笑意。

『我從樹林裏出來，一直上這兒來的。你有沒有衣服讓我換一身穿穿？』

關於他，我已經聽說了很多。我知道他兒子是個充軍的政治犯，他女兒『爲了政治』關在監獄裏，小女兒也在專心準備着去坐監。我知道他已經爲了找水而傾家蕩產，把自己的房子押出去，現在像個告化子那樣過活着，他自己在森林裏挖溝填土。等到他的力氣沒有了，他就懇求住在森林附近的人爲了基督的愛幫他一手。他們倒肯幫他忙；可是城裏人，懷疑的瞧着這『怪』牧師的工作，連手指頭也不肯動一動。

遼尼德在我家裏遇見的就是這個人。

那是十月裏一個陰冷乾燥的日子，刮着大風，街上的碎紙、烏毛、蔥皮，捲成一堆。灰沙搔着窗玻璃，一大塊陰雲從曠野蔓延到城裏。忽然菲奧朵爾神父走進我們房裏，揉着他那迷了沙子的眼睛，衣服襤褸，一臉煞氣，咒罵那個偷他的衣包和雨傘的小賊，和那個不肯瞭解自來水管比信用銀行有用得多的總督。遼尼德睜大眼睛，小聲對我說：

「這人是幹甚麼的？」

過一個鐘頭，在茶炊那兒，嘻開嘴巴，他聽着那個荒謬的阿爾沙瑪司城的主教痛罵

諾斯替教徒，^㉑因為他們反對教會中的民主原則，因為他們宣傳老百姓的心靈是不能接近上帝的。

『那些邪教徒認為他們自己是尋求最高知識的人，精神的君王。可是老百姓當中的頂聰慧的導師，豈不正是上帝和上帝的智慧的具體表現？』

『幻影教徒』^㉒啊，『拜蛇教徒』^㉓啊，『通神教徒』^㉔啊，『神威教徒』^㉕啊——

菲奧朵爾神父懶洋洋的講着，遼尼德用胳膊彎兒碰了碰我，低聲說：

① 諾斯替教是一世紀到六世紀時所行的宗教哲學派，應用波斯希臘的哲學和神學來說明基督教的教理。——中譯者。

② 他們信仰基督是幻影而沒有肉體。——中譯者。

③ 他們信仰蛇是神智的表象。——中譯者。

④ 他們相信凡人能比耶穌更通神。——中譯者。

⑤ 他們相信神威無量。——中譯者。

「那傢伙是阿爾沙瑪司的恐怖的化身！」

可是不久他就在菲奧朵爾神父面前揮着手臂，對神父證明思想的無能；神父搖搖鬍子，回答：

「無能的不是思想，而是沒有信心。」

「可是那正是思想的本質啊。」

「你強辭奪理，作家先生……」

雨打着窗玻璃，那老頭兒和年青人討論到古代的智慧；遼夫·托爾斯泰——這世界上的偉大的巡香頂禮人——手拿着小手杖，從牆上朝他們望着。叫鬧了一通，過了午夜很久，我們纔各回各的房間。我已經躺在床上，手裏拿着一本書了，忽然有人敲門，遼尼德進來，披頭散髮，神情激昂，衣服敞開，他在我的床上坐下，呆呆的說：

「好一個牧師！他駁得我多兇啊，對不對？」

忽然，淚水在他眼睛裏亮了。

『阿歷克塞，你這走運的傢伙啊，真了不起。你的四周老是有些非常有趣的人，我呢——孤單得很……只好老是纏着你……』

他搖搖手。我開始告訴他菲奧朵爾神父的生平事蹟，他怎樣找尋水源；講到他著的書舊約聖經的歷史，可是那書的原稿給教會沒收了；又講到他的另一部著作愛生活的法則，也給教會的檢查人員扣壓了。在那本書裏，菲奧朵爾神父引用普希金和別的詩人的詩句證明人與人中間的愛情是生活的基礎，世界進步的基礎，跟地心吸力的法則一樣強大，而且在各方面都跟地心引力的法則相像。

『對了，』遼尼德深思的說，『有些事情我非學習一下不可，要不然我在那牧師面前會覺得慚愧……』

又有人敲門了。菲奧朵爾神父進來，披着法衣，光着腳，樣子很難過。

『你們還沒睡嗎？那麼，好……我也來啦！我聽見你們在談話，我心想我該來道個歉！年青人，我嚷得太兇，可是別見怪……我躺在床上，想到你。你是好人。我覺得自己暴躁得——

沒來由……好，現在我來道歉啦！我要去睡了……」

可是他也在我床上坐下來，又談個沒完。遼尼德高興起來，笑了又笑。

『咱們這個俄羅斯是個甚麼樣的國家喲！你看，我們還沒解決上帝是不是存在的問題，你們卻叫我們去喫飯！』說這話的不是白林斯基，而是全俄羅斯人對歐洲說的問題。因為歐洲總是叫我們喫飯，養得白白胖胖的，除此以外，甚麼也不管！』

菲奧朵爾神父用法衣蓋好他那骨節棱棱的瘦腿，笑嘻嘻的回答：

『歸根結蒂，歐洲是我們的教母，別忘啦！要是沒有那些像伏爾泰^①一類的思想家，要是沒有那些科學家，我們現在就絕不會爲了哲學方面的問題拌嘴，只會一聲不響的吃 bleeny ^②——只會這樣！』

① V. Byelinsky (1810—1848)，俄國批評家，那句話是他說的。——中譯者。

② Voltaire (1694—1778)，法國哲學家兼文學家。——中譯者。

③ 俄語：餡餅。——英譯者。

黎明時分菲奧朵爾離開我們的房間，過了兩個鐘頭他走了——又去爲阿爾沙瑪的自來水管奔走了。遼尼德一直睡到晚上纔醒來，後來他對我說：

『想想看，一個精力飽滿的、興致勃勃的、男巫樣的牧師住在那死氣沉沉的小城，那是爲了甚麼目的，對甚麼人有益處？真的，那城的牧師爲甚麼應該像個男巫？多麼無聊！你知道，人只能在莫斯科生活。算了，離開這地方吧。這兒真沉悶，——雨泥……』

他立刻準備回家了。

在火車站上，他說：

『不過呢，這牧師倒真是個奇人。他的事情簡直是一部小說！』
他不止一次的埋怨自己沒遇見過有奇才的大人物：

『唉，你倒有那樣的朋友；我呢，只有些栗子皮甚麼的，黏在我的尾巴上，拖着走來走去。這是爲甚麼？』

我講到他應該跟哪些人結交纔會得益——學問好的人，或創造力強的人。我對他

講到柔沙諾夫^① (V.V. Rosanov) 和別人。我覺得他若跟柔沙諾夫結交，得益最多。他大
喫一驚！

『我不懂你這是甚麼意思！』

他講到柔沙諾夫的保守主義，其實他不必顧慮這些，因為他本心對政治全不關心，只不過時不時的對政治問題透露一陣陣的表面的好奇心罷了。他對政治的真實態度，他在過去這樣——將來也這樣那篇小說裏，表白得最誠懇。

我極力向他說明：人可以向魔鬼或小賊學習，就跟向聖徒學習一樣，研究的意思並
不等於屈服。

『這話是不大對的，』他回答，『一切學習都表現着對事實的屈服。柔沙諾夫，我不
喜歡。他叫我聯想到聖經裏那條狗——它嘔吐一陣，走開以後，又回到自己嘔吐的東西

① V. V. Rosanov (1856—1919) 俄國哲學家。——中譯者。

那兒去了。』

有時他彷彿避免跟偉大的人結交，因為他怕他們對他會有影響。他只跟那種人見上一兩面就完了。有時他也熱誠的誇獎那種人；可是他的興趣的壽命卻短得很。

他跟沙瓦·莫洛索夫(Savva Morosov)的情形就是這樣。安德列葉夫跟他第一回見面就長談起來，事後他很佩服那人頭腦細密，學識淵博，生氣勃勃，管他叫做耶爾瑪克·吉莫菲葉維奇，說他將來在政治上一定會大露頭角：

『他的臉子像韃靼人；可是，我的好朋友，他是英國的貴族！』

沙瓦·莫洛索夫講到安德列葉夫：

『他只不過表面上好像很自信罷了，可是他對他自己並沒有信心，極力想從自己的精神裏得到信心。可是他的精神動搖不定。他知道這個，可又不相信……』

空白页

我想到哪兒，我寫到哪兒，既不顧層次的排比，也不管年代的先後。

當初，莫斯科藝術劇院仍舊在卡里特尼大街上的時候，遼尼德在那劇院裏，介紹我和他的未婚妻見面，那是一個窈窕瘦弱的女郎，生着明亮可愛的眼睛。謙虛，沉默，依我看來，她好像庸庸碌碌；可是不久我就領悟她是一個體貼溫存的人。

她很明白安德列葉夫需要母性的、愛護的照顧，她一下子就深深的瞭解了他的才能的偉大，和他心情的那種苦惱的動搖不定。像她那種難得的女人，纔能夠一方面做一個熱情的愛人，一方面用母性的愛來愛自己的情人。這種雙重的愛使他具備一種銳敏的知覺，因此她既能瞭解他的靈魂的真正的苦楚，又能瞭解他那種裝腔作勢的撒嬌。

大家知道，俄國人『爲要說一句俏皮話，連自己的爹媽也挨他罵。』遼尼德也很喜歡說『俏皮的』話，有時編出些意義很曖昧的警句來。

『結婚一年以後，老婆就跟穿舊的鞋子一樣：沒甚麼稀奇了，』他有一回當着亞歷山德拉·密海羅夫娜（他的妻子）的面說。她居然能够不理會這種俏皮話，有時甚至覺得這種挖苦很俏皮，還溫柔的笑笑。可是她是有很高的自尊心的，遇到必要的情形，她能够叫自己顯得很固執，甚至死心眼兒。她對於字眼的音韻，對於說話的口氣，培養了一種精緻的興味。她矮小，靈活，大方，有時莊重得有點可笑，孩子氣——我給她起個綽號：淑拉。貴夫人——這名字從此跟她連在一起了。

遼尼德很看重她；她的生活全是爲他，老是關心他，不斷的盡力照顧他，把她自己完全獻給她丈夫了。

在莫斯科的安德列葉夫家裏，作家們常常聚會，那兒很擁擠，舒服。『淑拉貴夫人』的可愛的眼睛，含着撫愛的笑意，把俄國人天性中的那種『撒野』抑制了不少。夏里亞賓常常上這兒來，用他的故事使許多人聽得入迷。

當現代主義（Modernism）正在流行的時候，安德列葉夫家裏的客人打算對那主義加以研究和瞭解。可是那主義被籠統的摺棄了，因為這是頂簡單的方法。誰也沒有功夫來嚴肅的想一想文學；戰爭和政治成了頭等重要的事情。卜勞克、比耶雷、卜留索夫成了『孤立的迂夫子』，照頂客氣的看法，是些『怪人』，照頂不客氣的看法，就是『俄羅斯人民的偉大傳統』的叛徒甚麼的了。我的思想和感情也跟那差不多。整個俄羅斯都在陰沉的準備好跳 *trepak* 舞，難道這還是奏『交響曲』的時候嗎？種種事情朝一個大變動活動着，大變動的來臨徵象越來越明顯。社會革命黨人投炸彈，每個爆炸

① Chaliapin (1873—1938) 俄國低音歌手——中譯者。

② Blok, Bryel, Bryusov，當時的象徵派詩人——中譯者。

的聲音震撼了整個國家，弄得大家熱烈的期待着社會生活就要根本顛覆了。社會民主黨——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的開會地點正是安德列葉夫的家裏；有一回全體委員和主人都被捕，下了監獄。

坐了一個月的監，安德列葉夫出來了，彷彿從西羅穆池^①出來的一樣——興高采烈，精神煥發。

『把人關起來是很好的，』他說，『這樣使得你想向四面八方飛出去！』
他笑我。

『現在，怎麼樣，悲觀主義者？俄羅斯不是在復活嗎？你唱過：「專治政體——完事大吉」啊。』

然後他接連發表幾篇小說：馬賽人、警報、永遠完不了的小說。可是一九〇五年十月

●

聖經

耶穌在耶路撒冷治好一個瞎子，他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叫那瞎子到西羅穆

池去洗乾淨，於是瞎子的眼睛張開了。——中譯者。

中，他對我唸了過去這樣的原稿。

「這不是有點過分嗎？」我問。

「好東西是總歸過分的……」他回答。

不久他就上芬蘭去了，他這一去，去得很對：要是他在俄國，十二月發生的那些殘忍野蠻的變故一定會弄得他受不了。在芬蘭，他在政治方面很活躍；他在集會上講話，在赫爾辛格[●]的報紙上發表文章，潑辣的攻擊君主立憲派的政見。可是他的心情抑鬱；對於將來，他的見解是沒希望。在彼得堡我接到他的一封信。除了別的話外，他的信上還說：

「每一匹馬都有天生的特性，國家也一樣。有些馬覺得條條道路都通到公共場所；我們的國家現在朝一個它頂喜歡的目標走去；將來還會有一段很長的時期，它在醞釀醉的瘋狂中朝那目標走去。」

空白页

幾個月以後，我們在瑞士的芒特魯荷城見面。遼尼德譏諷瑞士人的生活：

『咱們從大平原上來的人，在這種蟻洞裏真住不慣，』他說。

我覺得他變得好像有點萎靡，憔悴似的；他的眼睛裏露出疲乏和不寧的悲哀的遲鈍表情。關於瑞士，他講得很平淡，很浮泛，那些話就跟朱荷洛瑪、柯諾托普、泰邱希（Tchukhloma, Konotop, Tetiushi）等地的愛好自由的居民所常說的話一樣。那些話裏有一句話很深刻而尖銳的說明了俄羅斯人的自由觀念：

『在我們城裏，我們好像在一家澡塘裏生活一樣，沒有拘束，沒有禮節。』

關於俄羅斯，遼尼德講得勉強而沒興致，有一回他坐在火爐旁邊，想起雅庫伯維奇

(Yakoubovich) 的憂鬱的詩獻給我的國家中的幾行：

「爲甚麼我應當愛你，

你是我的母親嗎？」

『我寫了一個劇本。我們來唸一唸，好不好？』

傍晚，他唸了沙華。

當初他在俄羅斯，聽說年青的烏菲穆蔡夫 (Ufimtsev) 和他的同志打算炸毀庫爾斯克^①的神像，安德列葉夫就決心把那件事寫成一篇小說，當時他立刻想出那小說的結構，明確的描出人物的輪廓。他特別愛慕烏菲穆蔡夫，那人是科學技術人員中的詩

① 俄國西南的一個城名。——中譯者。

人，是明明具有發明家天才的青年。我記得他好像充軍到塞密萊琴斯克省（Semin-tchensk）的卡爾卡拉萊城（Karkaraly）去了，在愚昧和迷信的人們的嚴格監視下生活着，一點也不給他必要的工具和材料，他居然發明一種新穎的內燃機，創出一種複寫機，造成一種新的挖泥機，還發明一種獵鎗上用的『永久彈藥筒。』我把他設計的內燃機拿給莫斯科工程師看一看，他們告訴我烏非穆蔡夫的發明是很實際，很巧妙，很聰明的。我不知道後來那些發明出來的東西落到甚麼樣的命運——我出國以後，沒再見到烏非穆蔡夫。

可是我知道那青年是許多優秀的夢想家中的一個，那類夢想家被自己的信仰和熱愛督促着，各人用各人的方式朝一個共同的目標進行——那目標是喚醒同胞，用理性的能力創造善和美。

看見安德列葉夫歪曲了這麼一個人物，俄羅斯文學從沒觸到過的人物，我不由得難過而氣惱。我覺得在故事中，在故事被構思的時候，那人物所應得的尊重和那人物的

性格，應當顧到。我們稍稍拌了兩句嘴，也許我相當激烈的講到那劇本應當精確的寫出
某些——頂難能可貴的、頂確實的——實事。

就跟一切把自己的『我』跟別人的『我』劃分得清清楚楚的人一樣，遼尼德老
是明明白白感到他自己的『我』，因此不喜歡別人反駁他。他生氣了，我倆冷冷的分手
了。

我記得在一九〇七年或一九〇八年安德列葉夫到了開卜里，●那是在柏林埋葬了『淑拉貴夫人』以後——她害產褥熱死了。這聰明善良的朋友的死使得遼尼德的靈魂很痛苦。他的一切思想和話語，集中在回憶死亡沒意義。

『你明白，』他說，瞳仁張大得出奇，『她躺在床上，仍舊活着，可是她的呼吸已經有了死人的氣味。那是一種很諷刺的氣味。』

穿着黑絲絨上衣，他連外表也顯得受了壓制和蹂躪。他的思想和話語神祕的集中

● 意大利南部一個小島名——中譯者。

在死亡的問題上。那時他住在卡拉喬婁別墅，那是一個已故的藝術家的未亡人的產業，那藝術家是卡拉喬婁（Caracciolo）侯爵的後代，那侯爵是法蘭西黨的支持者，因而被斐迪南·邦巴（Ferdinand Bomba）^①處了死刑的。別墅的黑房間又潮又暗，牆上掛着沒完成的圖畫，烏黑一片，就跟生了霉似的。一個房間裏有一個大火爐，給煙子燻黑了；窗前置着茂密的矮樹，遮住陽光。房外牆上的常春藤爬到窗玻璃上。遼尼德把這房子做成他的食堂。

一天傍晚，我走到這兒，看見他在火爐前面，坐在一把椅子上。全身穿着黑衣服，沐浴着紫紅的熊熊火光，他把他的小兒子瓦第穆放在他的膝頭上，嗚咽着，對他兒子低聲講話。我悄悄走進來，當是那孩子已經睡着了。我在門邊一把椅子上坐下，聽見遼尼德告訴他兒子，說死亡怎樣在大地上橫行，抓走小孩子。

① 即斐迪南二世（1810—1859），西西里國王，殘酷的暴君——中譯者。

「我害怕，」瓦第穆說。

「你不想聽啦？」

「我害怕，」孩子又說。

「好，去睡吧……」

可是孩子緊緊抱住他父親的膝頭，哭起來。我們費了半天事，也沒法止住他的哭。遼尼德暴躁起來，他的話惹惱那孩子，孩子頓着腳，喊叫：

「我不要睡！我不要死！」

後來他的奶奶把他帶走了，我就說大可不必講那樣的故事，死亡——那不可征服的巨人——的故事，來嚇壞小孩子的。

「可是如果我沒別的故事可講呢？」他憤激的說。「現在我總算明白「美麗的大自然」是多麼凡庸，我只需要一件事——把我自己的相片從這渺小無味的框子裏扯下來。」

跟他講話是很困難的，幾乎沒法講下去。他煩躁，衝動，彷彿故意碰自己的傷口似的。

「我常常起自殺的念頭；我覺得我的影子追隨着我，低聲說，「去，死！」」

這情形在他朋友當中引起很大的憂慮；可是時不時的，他隱隱約約說到他是有意、存心的造出這種焦慮來。彷彿他打算再聽一聽他們講甚麼話來主張生活，保衛生活似的。

可是這小島上的悅目的風景，海洋的溫柔的美，開卜里人待俄國人的親切態度，不久就驅散了遼尼德的鬱悶心情。兩個月中，他給寫作的熱望緊緊抓住，就跟給一陣旋風抓住一樣。

我記得一個月夜，坐在海邊的鵝卵石上，他搖搖頭說：

「Bastai（夠啦！）明天早晨我要動手寫東西了！」

「正是你頂應該做的事！」

「好吧！」

他歡歡喜喜的講到他的新書的情節——像這樣的事，他很久沒有做過了。

「老傢伙，第一，我要寫一篇小說，拿友誼的專橫做題材。我要還清我欠你的債，你個流氓！」

他立刻隨便而迅速的編成一個幽默的故事，講到兩個朋友，一個是夢想家，一個是數學家。一個朋友一輩子在雲裏霧裏過活，另一個朋友卻細心的計算這些想像的旅程多麼浪費，因而決意一下子殺死他朋友，從此了結他的夢想。

可是這以後，他立刻說：

「我要寫一篇猶大^①的小說。我在俄國的時候，看過一篇關於他的詩，我不記得那詩是誰寫的了^②——寫得很雋永……你認為猶大是怎樣的人？」

那時我手頭有朱麗阿司·魏克蔡爾(Julius Wexel)的四幕劇猶大和基督的譯

① 耶穌的門徒，後來出賣了耶穌。——中譯者。

② 那詩是 A. Roslaviev 寫的。——作者註。

本，和索爾·戈德堡（Thor Godberg）的小說的譯本，還有果羅伐諾夫（Golovany）的詩。我提議他應該讀一讀。

『我不要讀，我有我自己的見解，那些書會擾亂我。還不如你對我講一講那些書裏說些甚麼的好，你還是不講的好，別講啦。』

照例，遇到創作熱發動的時候，他跳起來，他得走動一下纔行。

『咱們走一走！』

在路上他跟我講他的猶大，而且三天以後就把稿子帶來了。從那篇小說起，開始了他的創作活動的一個頂多產的時期。在開卜里，他想好他的劇本黑面具，寫了潑辣的諷刺劇本愛鄰居，小說黑暗，想出來沙希卡·日果列夫的情節，勾好他的劇本海洋的輪廓，寫了好幾章——兩三章吧——他的長篇故事我的回憶錄，這些全是在六個月當中寫成的。這些嚴肅的工作和計劃並沒妨礙遼尼德寫他的叫做唉的劇本，那劇本是用古典的『平民劇院』的格式，一半詩句，一半散文寫成的，有歌有舞，寫盡不幸的農民所受的

種種苦痛。這劇本的情節由 *dramatis personae* ① 的表就足夠清楚的表現出來：

壓迫——一個冷酷無情的地主。

憤怒——他的妻子。

鄙俗——壓迫的弟弟，一個散文作家。

沒落——壓迫的沒出息的兒子。

忍耐——一個農民，很不幸，可是並不老是喝醉。

痛苦——忍耐的愛妻，脾氣溫和，頭腦清醒，正在懷孕。

苦難——忍耐的美麗女兒。

打耳光——一個頂兇的警官（連洗澡的時候也穿着全身制服，戴着所有的

① 拉丁語：劇中人物——中譯者。

勳章。
)

亂砍——表面上是一個鄉村警察，可是實際上是高貴的艾德芒德·德·普提艾伯爵。

汽車喇叭——跟伯爵祕密地結了婚，她本是西班牙侯爵小姐朵納·卡門·叫人受不了·討厭，現在裝扮成一個吉卜賽姑娘。

俄羅斯文學批評家司卡比切夫斯基的影子。

考伯利茲——幽索夫的影子。

阿撒納西阿司·夏波夫，一點也沒喝酒的樣子。

『我們早就料着了』——一羣沒有言語和行動的人。

這戲劇的發生地點是在『天藍的泥』，即壓迫的莊園上，那莊園有兩次抵押給貴族銀行，有一次抵押給一個甚麼別的地方。

這劇本裏有整整的一幕戲浸透了愉快的荒唐話。遼尼德把非常滑稽的散文對話寫得逗笑得很，連他自己也跟孩子似的笑他自己胡繙出來的東西。

這以前或以後，我沒見過他的心情像這樣活潑，勤懇得這樣出奇。他彷彿從此不再討厭寫作，他能夠一天到晚伏案苦幹，敞着襯衫，披頭散髮，挺快活。他的想像特別明亮，特別多產的燃燒着——他差不多每天跟我講一個新故事或新小說的情節。

『現在，我總算抓住我自己啦，』他得意的說。

他打聽著名的海盜巴爾巴洛沙 (Barbarossa, 紅鬍子) 是怎樣的人，托瑪索·阿尼艾羅 (Tommaso Aniello) 是怎樣的人，喀里伯里亞 的牧羊人的生活是怎樣的。

『好多的題材啊，好紛歧的生活啊！』他快活極了。

『對了，那些人給後代留下了點甚麼。可是我們怎樣呢：我拿起俄羅斯沙皇列傳來，

讀到那些沙皇怎樣怎樣的吃。我又看了看俄羅斯人民的歷史——那些人民受苦受難。我丟掉了。這種事真叫人傷心，氣悶。」

可是他講起情節來雖然有聲有色，寫起來卻馬馬虎虎。在猶大的初稿上有好幾處寫錯了，表示他甚至沒費點事去讀一讀新約聖經。我對他說「司巴達羅公爵」(Duke Spadaro)在意大利人聽來，就跟「巴希馬契尼闊夫公爵」(Prince Bashmatchnikov)在俄羅斯人聽來同樣的荒謬，而且十二世紀也沒有聖伯納德種的狗(St. Bernard Dogs)他聽得心煩了。

「這些都是小事」他反駁。

「而且人也不能說：「他們喝起酒來，跟駱駝一樣，」總得說：「跟駱駝喝水一樣。」」
「不算甚麼毛病」他說。

他對待自己的才能就跟一個漠不關心的騎手對待一匹駿馬一樣——冷酷無情的叫馬狂奔，可是不愛那馬，不照料那馬。他的手不屑於描畫他的才氣橫溢的想像所設

計的複雜圖樣；他不肯下點功夫來發展他的手的力量和技巧。有時他自己也感到這對於他的才能的正常發展是一個大障礙。

『我的文字在硬化。我感覺找恰當合適的字眼是越來越難了……』

他極力用他的單調的句法來催眠讀者，可是他的句子漸漸喪失叫人入迷的美的成分。他原想用單調含混的字眼的棉花來包起他的思想，結果反倒把自己的思想表達得太多，他的小說讀起來好像哲學問題的通俗文章一樣。

時不時的，他自己也感到了，就煩惱的說：

『這簡直是蛛蜘網，光是黏住我的思想，卻不結實！對了，我非唸一唸福樓拜爾❶不可。我相信你的話不錯。實在，他是那些天才泥水匠的後代，那些泥水匠造過永不倒坍的中古時代宮殿。』

❶ Flaubert (1821—1880) 法國小說家——中譯者。

空白页

在開卜里，遼尼德聽到一個故事，他就用來寫了他的小說黑暗。那故事的主角是我的一個老朋友，一個革命黨。實際上，事情很簡單：一個妓院裏的姑娘，本能的猜出來她的客人是一個革命黨，給偵探追捕着，爲要避開政治警察的跟蹤，只好跑到這兒來躲一躲，就像母親那樣慈愛體貼的照料他，而且那姑娘對英雄仍舊具有尊敬的感覺，待他就更好了。可是那英雄是個書獃子，爲人耿直，居然大講道德問題來報答那女人的盛情，因此使她想起了她當時想忘掉的事情。傷了心，她就打了他一個耳光——依我看來，那記耳光是千該萬該的。於是他明白自己犯了大錯，就向她道歉，吻她的手——我覺得他滿可以不必吻她的手。事情的經過就是這樣。

有時，事實會比根據那事實寫成的很有才氣的小說還要真實，還要愉快——可惜這種事太少了。

在這件事情上，也是這樣。可是遼尼德歪曲了這件事的意義和形式，弄得全不是那麼一回事了。在真正的妓院裏，姑娘對待客人是不會死乞白賴的逗心眼兒的；凡是安德列葉夫潤飾那篇小說的一切豐富而怪誕的細節，真正的妓院裏一樣也沒有。

這種歪曲弄得我很痛苦：彷彿是，我挨着餓，等了很久的一席盛宴，卻給遼尼德取消了，不讓我吃到口似的。對於人，我瞭解得太清楚了，不會不看重——非常看重——頂小頂小的一點點善良誠實的感情。我的確不能不向安德列葉夫指出來他的行動的意義；依我看來，他的行動等於由一種狂想，一種不正當的狂想而起的謀殺。他對我講到藝術家有處理題材的自由，可是這不能改變我的態度——直到現在，我還是相信：那種難得一見的崇高人性不應該讓藝術家爲了滿足他自己所喜愛的教條而任意歪曲。

在這個話題上，我們談得很久。可是我們的談話，雖然帶一種完全平心靜氣的友好

性質，然而我和他中間從那時起卻有了裂痕。

那回談話的結局，我記得很清楚：

『你追求的是甚麼？』我問邁尼德。

『我不知道，』他說，聳聳肩頭，閉上眼睛。

『可是你一定有一種欲望——要麼，那欲望老是趕在別的一切欲望前頭，要麼比別的一切欲望來得勤？』

『我不知道，』他又說。『我相信根本沒有那回事。有時，不過，我覺得我需要名望——很大的名望，這世界能給我多大的名望，我就要多大的名望。於是我把那欲望集中在我的心裏頭，壓縮成一種根本的動力，等到它生出炸彈的力量，我就炸開，用新的光亮來照亮這世界。那以後，大家就會憑一種新的理性生活下去。你知道，我們需要的是新的理性，不是這種說謊的老騙子！他耗盡了我的精力和感情，答應日後加倍奉還，結果甚麼也沒還，光是說：「明天」「進化」。於是，等到我的耐性耗盡，生活的熱望壓得我透不出氣來

——他就說：「革命！」於是仍舊津津有味地欺騙下去，直到我一無所獲的死了爲止。」

「你得有信仰纔行，這跟理性沒關係。」

「也許吧。可是如果是這樣的話，第一得相信自己纔行。」

他激動的在房間裏走來走去，在我面前搖着手，說下去：

「我知道上帝和魔鬼純粹是象徵。可是我覺得人的生活，人生的意義，全包括在靠這世界的血和肉作糧食的那兩個象徵的無限擴張上。既有那樣兩個冤家，旗鼓相當，作對到底，那麼結果人類也許會消滅，那兩個冤家倒會佔住人間，在空虛的宇宙裏生活下去，彼此臉對着臉，誰也不能征服誰，常生不朽。這裏頭沒有道理可講。其實別的地方，別的事情，也講不出道理來。」

他臉色發白，他的嘴唇發抖，他眼睛裏照耀着赤裸裸的恐怖。然後他衰弱的低聲說：

「我們姑且來想像魔鬼是女人，上帝是男人，讓他倆生一個孩子出來，是個雙重的東西，又像你又像我。雙重……」

突然間，他意外的離開了開卜里。直到他動身的前一天，他還對我說他要在桌旁坐下來，寫三個月。可是那天傍晚，他對我說：

『你知道，我決意離開這地方了。歸根結蒂，人得在俄羅斯過活纔行。在這兒，人老感覺到一種歌劇樣的輕飄——弄得人想要寫輕鬆的喜劇——帶歌的喜劇了。這兒的生活簡直不真實，這兒的生活是一齣歌劇：這兒，動嘴唱歌的比動腦筋思想的多。柔密歐，奧塞羅，和那一類的戲——是莎士比亞寫的——意大利人寫不成悲劇。這地方，既生不出拜倫來，也生不出波來。』

『里奧巴爾第呢？』

「哦，里奧巴爾第啊，誰知道他是怎麼一回事？大家固然常常談起他，可是沒人看過他的書。」

他動身的時候，對我說：

「阿歷克塞烏希柯，^④這地方也是一個阿爾沙瑪司——一個快活的小阿爾沙瑪司，不過是這麼一回事罷了。」

「你不記得先前這地方使得你多麼入迷啦？」

「結婚以前，我們也都給結婚迷上過……你不久就要離開這兒嗎？走吧，你也該走了。你漸漸變得像修道僧了……」

① Byron (1788—1824) 英國詩人——中譯者。

② 指 Edgar Allan Poe (1809—1849) 美國小說家兼詩人——中譯者。

③ Leopardi (1798—1837) 意大利詩人——中譯者。

④ 阿歷克塞的暱稱——中譯者。

我住在意大利的時候，我的心始終爲了俄羅斯很不安寧。早在一九一一年，我四周的人就口口聲聲講到全歐洲免不了要發生一次大戰，還講到那戰爭一定會嚴重的影響到俄羅斯人民。事實不容懷疑的表現着：在偉大的俄羅斯人民的精神世界裏面潛藏着一種病態的曖昧東西，這越發加重我的不寧心情。我讀到自由經濟社出版的描寫俄羅斯中部各省農民暴動的一本書，知道那些暴動帶一種特別殘忍的、沒理性的性質。根據莫斯科高等法院的報告，查看一下莫斯科巡迴法院犯人的犯罪情由，使我大喫一驚，因爲那報告講到有很多很多案子是侵犯人權，姦污婦女，強姦幼女等罪行因而透露了犯罪意志的抬頭。即使在那以前，看到第二屆國會裏雖然有很不少的牧師，純俄羅斯種

的人，可是那些人沒有產生一個天才，沒有產生一個政治家，我心裏已經很不痛快了。此外，還有許多事情證明我對偉大的俄羅斯民族的命運採取一種焦慮而懷疑的態度是正當的。

我到芬蘭以後，遇見安德列葉夫，跟他談起來，講到我那些灰心的思想。他好像給那些話傷了心似的，激烈的跟我吵起架來。可是他的論調，在我，似乎沒有說服的力量：他沒有事實做根據。

可是忽然間，他壓低喉嚨，眯細眼睛，好像極力在眺望未來似的，他開口講到俄羅斯人民，那些話在他是反常的——躁急，不連貫，帶着絕大的、誠懇懇的信心。

我沒法重述那些話，即使我記得，我也不願意重述一遍。那些話的力量不在於講得頭頭是道，也不在於詞藻美麗，卻在於他對祖國同胞的那種痛苦的同情心——我萬想不到遼尼德會有那種同情心，而且表現得那麼有力而激昂。

他神經緊張得周身發抖，哭起來，差不多像女人那樣哀號着，喊道：

「只因爲偉大的俄羅斯作家們大都是莫斯科省的人，你就認爲俄羅斯文學是鄉土文學嗎？就算是這樣吧。不過，那文學其實是世界性的文學，是歐洲的頂嚴肅的、頂強有力的創作。光是朵思托也夫斯基的天才，就足夠證明那千千萬萬的人民配生活下去——哪怕他們的生活毫無意義，甚至澈底的有罪。就算那些人民在精神方面都害着病吧——我們不妨治好他們啊，而且記住那句俗話：「只有得病的蚌殼纔會生出珍珠來。」」

「動物性的美麗嗎？」我問。

「人類堅忍心的美麗，忠厚和愛情的美麗啊，」他回答。他接着講人民，講文學，講得越發激烈而熱情。

他還是第一次講得那麼熱情，那麼豪放。以前我只聽過他把他的愛情的強烈表現應用到跟他氣味相投的那些天才身上——尤其是常用到波身上。

我們談話以後不久，那可惡的戰爭爆發了。我倆對這戰爭的看法迥然不同，這就使

我離開他更遠了。我們不大見面；直到一九一六年，他把他的書送給我這兒來，我倆這纔重又深深感到我們經歷過多少事情，我們是甚麼樣的老朋友。可是爲了避免拌嘴，我們只談一談過去；現在，給我們兩人中間建立了一堵沒法調和的衝突見解的高牆。

要是我說那堵牆在我看來是透明發亮的，那我的話不會違背真實——我隔着牆看見一個偉大的奇才，十年來那人跟我很親近，是我在文學界中的唯一的朋友。

意見不和，不應當影響到交情；在我和別人的相互關係中，我從不把理論和見解放在決定性的地位。

遼尼德·尼古拉葉維奇·安德列葉夫的看法卻不同。可是我也不怪他；因爲他立身處世全本着他自己的見解，而且，不管怎樣，誰也不能不說他這個人具有不常見的創造力，不常見的天才，在尋求真理方面，勇往直前，表現了十足的大丈夫氣概。

新譯文叢刊

回憶安德列葉夫

著者	蘇聯·高爾基
譯者	汝龍
編者	巴金
發行者	平明出版社 上海汕頭路八二號
定價	六元正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

(初版三〇〇〇冊)

新書預告

契訶夫小說選集一

巫

婆

汝龍譯

最高勳章

蘇聯·梭爾齊瓦等著
黎烈文譯

黑暗的力量

俄·托爾斯泰著
文穎譯

黑暗裏面的一線光明

俄·托爾斯泰著
李健吾譯

回憶契訶夫

蘇聯·高爾基著
巴金譯

論約翰·克利斯朵夫

法·阿拉貢著
陳占元譯

兩朋友

俄·屠格涅夫著
海岑譯

回憶托爾斯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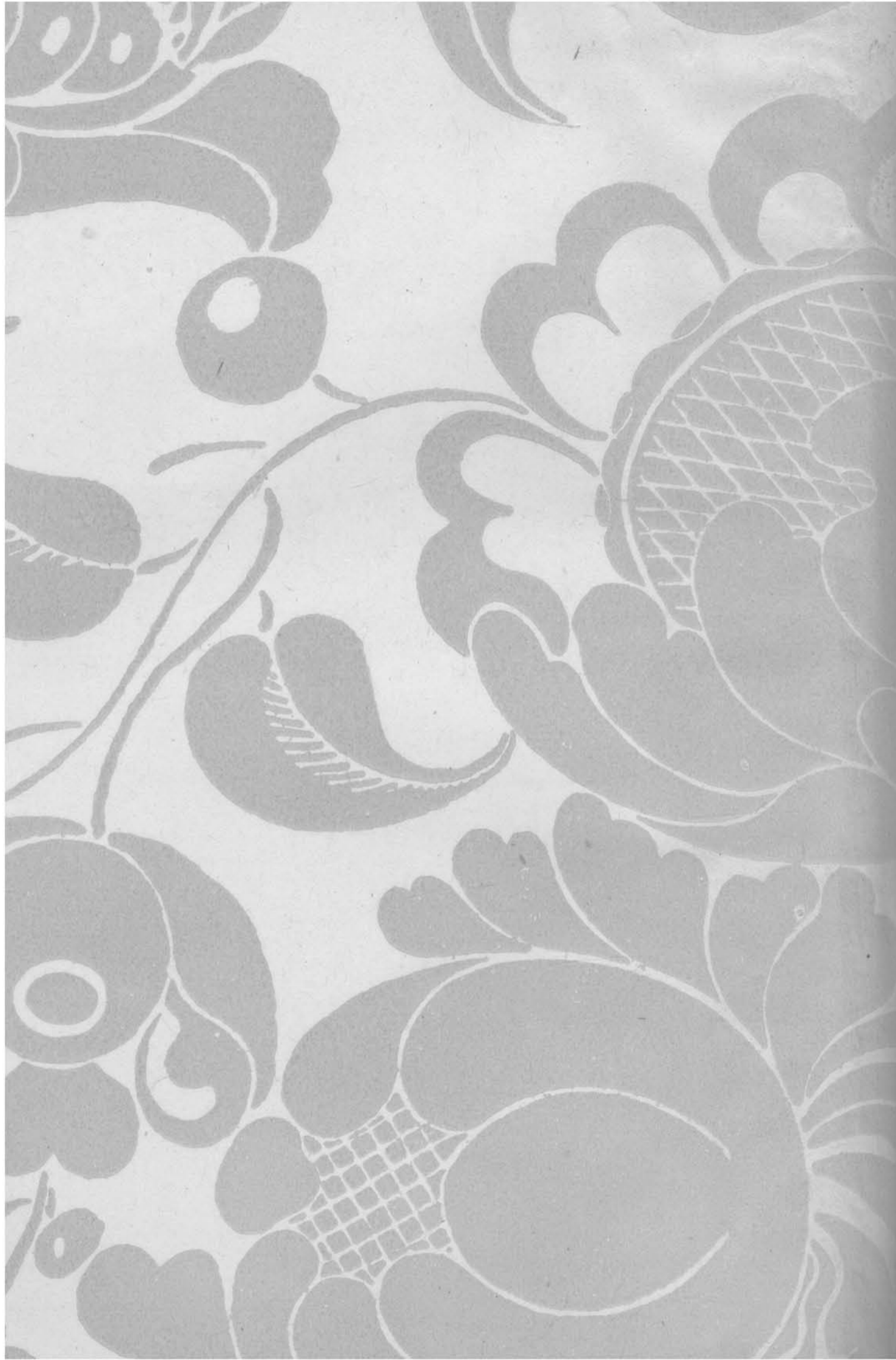
蘇聯·高爾基著
巴金譯

迷魂

法·羅曼羅蘭著
林柯譯

回憶錄

俄·赫爾岑著
巴金譯



編 金 巴
刊 叢 文 譯 新

同 憶 安 德 列 葉 夫
七 個 絞 決 犯
三 肖 像
和 列 寧 相 處 的 日 子
蕭 寧 與 巴 布 林

俄·屠格涅夫著
蘇聯·高爾基著
俄·屠格涅夫著

海 岑 譯
成 時 譯
巴 金 譯

